

蔣碧微生死戀 (十九)

楊兆青

彼此隱藏關懷心意

蔣碧微曾經自許，張道藩是她「生命之燈」。有了這燈光，她才能前進。如果有一天，她失去了這「生命之燈」，她的前途就永遠黑暗，那時也是蔣碧微的生命末日。

可是蔣碧微却再三向張道藩表明，希望彼此將關懷的心意隱藏，各自珍重，勿為情困。其實，她對張道藩的關心，熱情的愛戀，早已成爲一種精神負擔。這種關愛不能公然對張道藩流露，已經使她消受不了，偏偏她又容易想起張道藩的妻子素珊，她不願意因自己尋求慰藉，致使素珊無辜受害。這是蔣碧微人性善惡的自我批判。末了，她總是自甘痛苦的求去，決心與密友分手。

自從暑假她在月夜含淚把張道藩送走，蔣碧微的心中一直非常惱悶。情相悅而形相遠，心相繫却人相離。由不得不自主的感傷，令人肝腸寸斷？

她在愁悶難以自遣的時候，驟然想起從前住在南京，有一回跟朋友上鷄鳴寺玩。見到鷄鳴寺的正廳，一邊架着三人才能合抱的大鼓，另一邊

垂掛着跟大鼓同樣大小的銅鐘。靠鐘的一道石牆上，刻着醒世的驚語：

無端好事且思量，
蜜拌砒霜切莫嘗，

眼前曾是甜得好，
後來痛苦却非常。

「暮鼓」與「晨鐘」，加上那四行饒富哲意的詩句，給蔣碧微極爲深刻的印象。蔣碧微回想起那首詩，感觸就愈加複雜了。

蔣碧微冷靜認真的檢討，自己跟張道藩的感情，如環相銜，週旋無端，終而復始，沒完沒了。但是，痛苦也跟着循環產生。悠悠心意，晴天難圓。了斷既不可能，生聚更加困難；便只好，更將深情埋藏。

她痛苦的又作決定，從今以後，私心永不忘去心愛的人，故將身形遠離。只希望張道藩把感情收轉回去，能够全心全意的去愛素珊。

一樣中秋兩樣心情

蔣碧微在矛盾的煎熬下，中秋節已到了。

那天晚上，有幾個好友來陪蔣碧微賞月，直到夜已深沉，客人才告辭回去。蔣碧微走到臥室，見兩個小孩都已熟睡，自己也想早點休息，無奈夜涼人靜，獨對明月，憂時思親的心情，反而洶湧難平。

她想起十七歲那年，在宜興故鄉過中秋，雙親玩月聯吟的畫眉深情。她記得，月圓時分，兩位老人家，在靠臨荷塘蘭亭的竹庭中，薄酒淺斟，相敬如賓。秋風吹來，酒香夾着荷芳，幾分醉意中更添幾許的雅興。倆老偶而雙雙吹簫，偶而吟詩唱和，還不時朝蔣碧微姊弟作慈祥的微笑。多令她敬愛的雙親，多令她感動的親情。過後，她還特地抄錄那些詩句，細細欣賞。

往年美麗的記憶猶新，溫暖的場面難忘。怎奈世事滄桑，如今一家散作九秋蓬。因為戰亂；母親獨居烽火無情的上海，安危使人焦慮。父親逃出宜興，千辛萬苦的從上海要來重慶和蔣碧微相聚，如何久久未到？至於丹麟弟，則於民國十九年病逝牯嶺。生離死別，不幸都落一家。今昔相比，情何以堪？

接着她又想到，自己私定終身而爲他離家出

走，跟隨他飄蕩二十年的夫婿徐悲鴻，何以如此薄情薄義？那明知如此兩相痛苦的張道藩，却是癡情得可憐。蘭艾錯識，難道真是造物捉弄？

「一樣是中秋兩種的心情。唉！不想也罷。」蔣碧微沉沉的長嘆一聲，暫且取出雙親的「玩月詩」，及母親的「對月吟」來吟賞。聊以早年的回憶補充心靈的空虛。「玩月詩」的聯句是這樣的。

遙夜漏聲沉

溶溶月有陰

露荷涵晚鏡

風篠韻秋琴

皎潔同千里

團樂照兩心

良宵耽勝賞

可惜冷鴛衾

「對月吟」的詩趣，是中秋那晚，蔣碧微的父親酒興之後，搖頭晃腦的吟唱舊作「鳳簫合奏唐宮曲，明月窺廉風入幃；慧質靈心能協律，不

嫌塵世賞音希。」他自我陶醉的把「賞音希」三個字拉得好長。停停，他又淺嘗一口，然後風趣的對蔣碧微母親說：「老朋友，花月當前，如果我不在家，贈詩一首如何？」

蔣碧微的母親，湊趣的回答：

「良人請先吹簫，且待老妹妹詩意有了，立刻回房寫下來，再請斟酌。」

當蔣碧微的母親從房裏回到竹庭，就聽她連聲的朗誦——

蘭閨寂寞鎖清秋，

香冷金貌篆燭收；

一樣團樂好明月，

今宵偏解助人愁。

蔣碧微的母親才把「對月吟」唱完，就聽見那頭在說：

「好！好！老朋友，不讓你愁，不讓你愁！」

這個晚上，蔣碧微就懷着對父母的深深思念，懵懂入夢。

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底，蔣碧微的父親終於到

達重慶。父女久別重逢，欣喜萬分。先把住的問題安頓好了，蔣碧微才在晚飯後問起老父長途跋涉的情形。原來，徐悲鴻隱居「八步」的期間，曾寫信到上海給蔣碧微的父親，請老丈人取道香港，再沿西江北上，並約好在桂林見面，再由徐悲鴻護送老人家到重慶。沒想到久等不見徐悲鴻，眼看川資就將用盡，跟同行的華林商量結果，決定按預定路程再往前走。到了貴陽，盤川已光，好不容易找到蔣碧微的朋友劉大悲借了錢，才順利到達目的地。

蔣碧微的父親，不知道徐悲鴻在桂林報上刊登啓事這一節，還無限關懷，慈祥的問：

「你們還在鬧？」

「……」

蔣碧微強自鎮靜，她不希望老父才到，就聽到那樣絕情絕義的消息。

「女人家，還是溫柔一點比較好。」她父親開導着說：「悲鴻是藝術家，生活難免稍微浪漫。過去的事，你也不必老記在心裏。」

「……」

蔣碧微努力忍住，嘴唇愈抵愈緊。

「在桂林沒見到我，大概這兩天他也會趕來吧！」她父親滿懷希望的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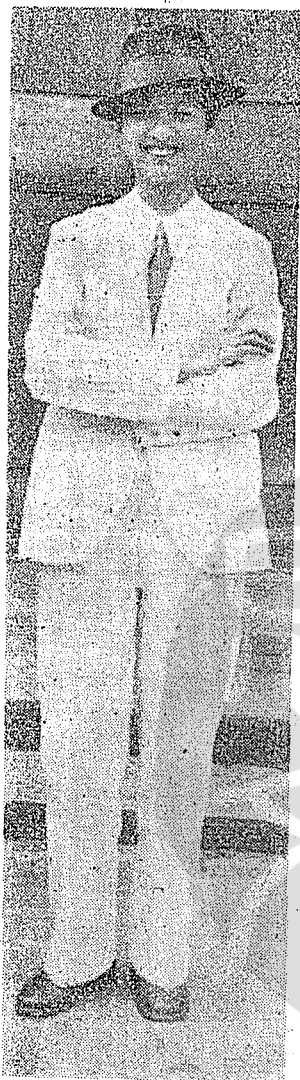
「……」

他怎麼可以這樣做

蔣碧微已經悲痛難忍，要怎麼開口呢？她父親又繼續說：

「看在小孩份上，你就不要再倔強了。」

談到小孩，蔣碧微淚水掉了下來，嗚咽的說：



蔣碧微青年時代女扮男裝照。

「他不要這個家，不是我強。」
 「悲鴻常在信上怪你脾氣太大。」蔣碧微的父親，有點責怪女兒的意思：「你是不是對他太衝了？」

蔣碧微傷心委曲的又滴下淚珠，長嘆一聲，稍後，緩緩的說：

「他不會再怪我了！」

「怎麼？你們好了！」老父不忍女兒女婿勞燕分飛，聽過蔣碧微說了那句話，又不明真象，一時會錯意，有點興奮的說：「這好，這樣很好！」

蔣碧微咬破嘴唇，讓唇痛來宣泄內心的一部份痛苦。她終於無法隱藏這殘酷的事實，默默的去取出那份剪報，遞給六十七歲已顯蒼老的父親。她用盡全身的耐力，故作鎮定的說：

「我無所謂的，他不管這個家已這麼多年……。」

「啊！他怎麼可以這麼做？怎麼這樣糊塗？」蔣碧微的父親，看過剪報，驚異而不相信的直說：「不久前，他還寫信給我。他怎麼可以這麼做？」

之後，蔣碧微從淚眼模糊中，看見父親頹廢的跌坐在帆布椅上；幾次用袖角擦拭佈滿皺紋的臉。

伯陽和麗麗，本來乖巧的坐在一邊，似懂非懂的看着外公和媽媽講話，怎麼突然之間，兩個大人都在掉眼淚？小兒女一急跟着大聲哭出來。伯陽滿臉淚水的一頭栽進媽媽懷裏，然後仰着頭，迷惑的問：

「媽媽怎麼啦？」

蔣碧微用力一咬嘴唇，痛澈心肺。她也把麗麗拉在懷裏，淚水和着濃血，落在無辜的兩個小臉上。蔣碧微聲音微弱的對他們說：

「爸爸不要我們了！」

一時之間，傷心悲痛充滿祖孫三代的四個心懷，充滿整個漆黑的夜晚。

此時，兩道燈光劃過夜空，由遠而近，車聲隆隆漸行漸近。張道藩聽說蔣碧微的父親到達重慶，特地連夜趕來拜訪，坐車已經到達蔣碧微的門口。

蔣碧微叫小孩先上樓睡着，自己擦乾眼淚，匆匆開門。

張道藩告訴蔣碧微的父親，已經為他安排好重慶大學的教席，教授國文，每星期上十二小時，十一月就開課。

蔣老先生再三向張道藩道謝。大家談談聊聊，話題又轉到徐悲鴻的身上。張道藩非常氣憤的說：

「他一定是瘋了！」

「真的瘋了也好，才不會這般無聊，」蔣碧微的父親，內心矛盾的說：「不過，我寧可認為他是一時糊塗。」

蔣碧微只感到澈頭澈尾的傷心，沒有說話。先前，當她才收到那份剪報，心裏又氣又恨，但是非常冷靜堅強。此刻，在老父和知友面前，却是掩藏不住內心的悲哀。

張道藩根據蔣碧微父親的口述，分析徐悲鴻的心態和寫信時間，顯然是他在孫韻君家裏碰壁

以後，回頭想藉老丈人的關係，挽回跟蔣碧微的舊情，然而，約好了在桂林見面，徐悲鴻怎麼又忽然行踪不明？他又去了那裏？

「我老了，這是我唯一的心事，希望悲鴻會回來……。」

蔣碧微的父親，沙啞著聲音，說出肺腑之言。一個垂暮的老人，用他殘存的生命，企求女兒的破鏡重圓，是一種何其堅實的感情！

張道藩聽了那些話，心裏也蒙上一層悲涼，但他立刻安慰蔣老先生說：

「會的，他總歸會回來的。」

外面夜色更濃了；三個人的心頭，也凝聚着濃得化不開的悲愁。

張道藩告辭之後，蔣碧微內心感到另一種慚愧和難過。老父問關萬里的才到重慶，就讓他傷心如此，實在不孝。她試着去緩和父親的心緒：

「不要再為這件事傷腦筋了，我現在也過得很好！」

「唉————」

蔣老先生的嘆息，包括了多少的無奈和愛心。

推動國際文化合作

張道藩當了教育部常務次長，又兼社會部副部長，也兼教科書編輯委員會主委等職。蔣碧微除了復旦大學的教職保留外，已辭去編譯館的職務，轉到教科書編委會工作。張道藩努力國是之外，對蔣碧微的熱情，一如當初，絲毫未減。

蔣碧微則堅守原則，對張道藩適度的疏遠。她並以勤勞工作，暫忘兒女私情。

民國二十八年八月，蔣碧微奉命協助籌組世

界筆會中國分會。蔣碧微自撰專文，油印分發，冒着溽暑，奔走拜訪文藝界許多知名之士，親自邀請出席。下面題為「國際文化合作之意義」的文章，就是全文。

「大凡一國的文化，是表現民族精神和樹立國家信心的。假如一個國家，沒有昌明的文化，就決不會強盛起來，我們如就歷史加以研究，就可以證明這話並不是隨便說的，例如古代的中國有商、周、漢、唐。外國有埃及、希臘以及歐洲中世紀的復興，無不因爲文化水準達到了最高潮，然後富強也隨之而來，反之，一國的覆亡和民族的式微，也無不因爲文化衰落的緣故，因此我們可以說文化的力量是高於一切，不但爲立國的要素，並且還可以影響到別一國家和別一民族的盛衰強弱，我們並且知道處今日的世界，要把以武力爲侵略的工具，以達到其征服的目的者，不但本身不能持久，世界也永久不能和平，人類的幸福，更不可期望，這種迷夢是決不會成功的，因爲在這樣一個演變無窮的時代，人類的生活和國家的發展，都是時時刻刻在那裏進步的，一種陳舊的思想與方法，決不適宜於解決新的問題和新的困難，何況今日國際間的關係與從前已大不相同，交通的發達，使距離無形縮短，交接已日見頻繁，人類的活動範圍，也益形廣闊，於是各種利害和需要而演成的問題，也就層出不窮，在這種相成相因的國際密切關係中，故步自封的孤獨政策，非但不足以立國，而且爲事實所不許，我們只就現今不少國家的內政，常受國際的牽制一點來看，就知道國際影響的重大而不容再忽視了。」

「還記得在一九三四年間我曾去蘇聯觀光，那時蘇聯的人民是絕對沒有出國自由的，而外國人也同樣受着嚴格的限制進入蘇聯國境，並且連報章雜誌書籍等等，除掉少數有關共產主義的言論而外，其他任何刊物一概不得輸入，因此蘇聯的人民，對於歐亞各國的情況，就完全莫名其妙，而別國的人民對於蘇聯的內部，也同樣的不知道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，所以就不免互相發生猜疑，顧忌、恐懼，甚至於敵對的觀念，這種情形由來，絕對是文化的不溝通，以至互相不能了解，才會如此的，時隔十二三年，這種情形，雖然已逐漸滅除，然而仍舊遺留下種種痕跡，使相互間缺乏認識而阻礙着永久的和平。」

「所以由上幾點看來，我認爲要想免除戰爭，謀求世界和平，國際間文化合作，是有極重要的關係的，因爲文化的連繫，可以使思想溝通，也就是國與國間能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，我們知道人類進化的主動力是「互助」而不是「鬥爭」本着互信互賴的精神，以謀共存之道，這纔是大家應該遵循的途徑。我希望我們的「國際文化合作協會」能本此精神，從事努力，以文化的力量，來維繫國與國間的互助，謀求和平之道，祛除鬥爭之心，放大眼光，展開胸襟，務使自私趨於公正，暴力化爲善心，以完成這樣重大的使命。」

欲剪不斷心痛煩亂

世界筆會中國分會，在重慶牛角沱生生花園舉行成立大會，由於張道藩、郭有守、蔣碧微數人的通力合作，工作圓滿達成。大家稍得休息。

蔣碧微以倦累爲由，拒絕張道藩的邀約。熱情而敏感的張道藩，馬上又爲蔣碧微寫信，他這樣說：

「雲：

我沒有一刻不想念着你，十一時就寢，到現在還不能成眠。你要知道，我二人此生此世的精神是永久合一的，你心疼，就會令我心疼，你煩亂，也會引起我煩亂，要不是愛戀至深，是決不會如此的。前晚寫好一信，昨早寄上，昨天下午又寄你一封快信，由這一點，可想見我的愛你，實在是無微不至！我寧願自己受苦痛，來替你解除痛苦。世間一切都是假的，假使這個世界上沒有了你，我活着就毫無意義了，因此我可以說我活着，完全爲的是你，我仍勉勵自己報效黨國，也是爲了有你，我爲家庭盡一切責任，求得相安，還是爲了有你；你已經成了我生命的元素，和奮鬥的原動力了，所以你的精神能支配我的精神，你的心情能感應我的心情。

「西人對於戀愛者有一種說法，就是真相愛的兩個人，每人祇算半個，兩個人才成爲一個，這不是我們現在的寫照嗎？」

「我真恨極了，我們爲什麼不能通告全世界的人，說我們是相愛的，那麼我們就有自由公開的戀愛了。我想到這兒，幾乎要瘋狂了，我恨一切，恨！恨！千恨！萬恨！我希望抗戰勝利早日降臨，使我能斷然放棄一切，而不受人責罵，那時我們再飛走吧！飛到

天邊去，飛到海外去，飛到那一個孤島上去，讓我們盡一日自由戀愛之樂，然後我們就同時毀滅了自己吧！

宗一

張道藩類似這樣熱情如火的信，一封又一封寫來。蔣碧微回給他的信，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訣別。

「宗：

我的愛你，確從來沒有懷着要和你結合的心理，就是你的愛我也並不會因你沒有要而我而減少你的真誠和價值？我們已經能夠得到幾年相愛的安慰，要是知道這一點，也可說不虛此生！無論以後怎樣，我們總還不愧稱為知己！愛是不可靠的！我們的了解和認識，或者還可以互相信任的，我現在請你也拿出勇氣來，好好為事業奮鬥，敦睦你的家庭，保護你的身體，只要良心上沒有譴責，精神上的痛苦，自會漸漸減少的！忘掉雪吧！宗，她是沒有福氣消受你的！來世有知，我們再團圓聚吧！雪和淚書別廿八、十、廿六。」

「宗：

請你原諒我，我以後不能再寫信給你！我也無法安慰你！你說我狠心也好！說我堅強英雄也好！隨你的便吧！我現在只有一句話，要請你相信我，珊的愛你實在遠出於我之上，所以我勸你應該認清事實，極早回頭，勿再執迷不悟，以免貽誤於將來！這是雪由衷之言，並不是虛偽做作的，請你接受了

她的忠告吧，祝你從此安逸快樂，你可憐的雪妹之訣別書

廿八、十一、七

西江漂流南下星洲

行踪飄忽的徐悲鴻，自從二十七年十月間在桂林失約，一直到二十八年元月，他才從香港寄信給兒女，大家方曉得他的下落。

那時，新加坡和印度都請他去開畫展，售畫，他決心出國售畫將所得的錢，捐獻給國家，以盡國民的義務。他的行程是途經西江東下，經香港而先到新加坡，路上碰到封鎖，就擱不少時間，才輾轉到了香港，在香港報上發表了一篇「西江漂流記」，及「廢話」的論述，頗得各方重視。「廢話」原文如下：

「泰納恆謂藝人作業，分兩時期：第一期，藝人孳孳矻矻，惟恐不及造化之妙，於是憑其真感，盡力奔馳，克臻美善。逮經驗漸豐，虛名既立，功力亦弛；惟取昔日所積，湊出對付而真意漓，此第二期之失也。故喜真美者，不能滿足架空之幻象與玄想。而富想象之作家，亦指寫實主義境域太窄，屈而不伸；但泰納推納推論米蓋郎基羅，稱其第一期延長亘六十年，作品雄強高超，精力彌滿，謂多真感，直至「末日裁判」。晚年之作，已多見其Macette，不能與其前作齊觀。顧米蓋郎基羅博大精深，工力絕人，人體一切形象，既爛熟胸中，猶不免有此缺憾，則了篤來篤，魯本史，特拉克羅幻等，應

動輒得咎，不待言矣。

「美術演進之期，恆分三段。初期則工具簡陋，方法不全，但富熱忱，故「喃喃」派多誠樸意境，為一切善賞鑑者所喜（在中國，若北魏造像與書法）。漸逐守誠罔替，則成古典作風，華而且樸，文質彬彬，個人之才德顯露，如希臘前世界作家，中國先秦思想文藝，皆此境也；此為最貴，因所具多本幹，特意趣容有未盡而已；則因一時所有之彥，不能期上適臻諸境之絕詣也。繼此期而起，惟有兩途，其優者能錦上添花；以香色着於矯健之枝，灼然燦爛，蔚為奇觀，或刻意深造，中人肺腑；但此時期，恆在劣者闕體八股制造成之後，幡然改悟，屏棄懶惰造成之型式，復於真感，故號之曰第四期無不可。故繼古典主義之後者，恆為懶惰之館閣體，其理由可得而言，蓋完成「喃喃」格調之鉅子，多為卓絕之天才；於方法必有創見，故作品克臻完美。顧因思慮而成熟之方法，必為求速成之少年首先擷取，且功效甚著，徒以己未盡歷諸程，輒復其失敗之道，一也。無此精密研究之精神，所趨必採之淺近，二也。故館閣體產物，多貌合而神離，外巧而中虛，方之用武，不堪一擊。又如以酒精調入糖水，實非酒也。

「中國畫以簡單之工具，而貌宇宙之大觀者，號曰山水，著於典籍之能手，若陸探微、王右丞、王宰、荆浩，余悉未得徵其作品，若李思訓、關仝、董源、巨然，以今有之

作品微之，未為其至者也。吾昔所許為山水畫中之傑作，輒推周東邨之北溟圖（今流落日本），蓋非止作法之盡善盡美而已，因其波濤洶湧，石壁嶮巖，樹木受風，搖撼震盪，危樓一人，氣象寥廓，其精神意趣，悉中

國畫之極則也，所謂排山倒海之勢者，此作有焉。中國人自元以後，趨於淡逸，遂忘此德。「壬申之春（民國二十一年），薄遊北平，馬叔平先生邀觀故宮此際所陳，因得見范中立「溪山行旅圖」，絹本六尺巨幀，濃淡

伯陽 兩愛兒同鑒 我因為要盡

到我個人對於國家之義務所以想

去南洋高員面捐與國家行未刻半

路（香港）使遭封鎖幸能安全出

國但用未會領得護照又多耽擱了

近兩個月非常心焦亦無別法可行

茲已定今夜（二月四日）乘荷蘭船

赴新加坡在路

一切順利二月中定能返到重慶慶

國難重要曉得刻苦用功

外祖父母親想安好我雖在外工

作不懈身體不好亦不壞切勿念

你二人須用功算學及体操此句

佳音 父字 元月四日香港

外祖父兩代我請安 香郵 兩弟六張兩人分之二

母親 代我勿安

徐悲鴻去到星洲之前寫給他的愛兒伯陽和麗麗的信函墨跡。

惟墨一色，一山兀然居中，占全畫之半，氣象偉大，直如仰對岱宗，泉流一瀉，陰森寒冽，下幅為林壑清溪，人馬負荷涉而過者，大小纔及半指，而動態聚散，咸有妙理，若其山嶺著樹，固本家之法，至鉤勒之堅固肯定，皴點之微，渲染之妙，誠有得於造化之幾（范中立居華山，不法古人），信所謂

真氣遠出，驚心動魄之觀，是畫中之大奇，克自躋其理想界者，與後日之「北溟圖」，俱中國美術史之無上光榮也。狄平子先生藏有元人小橫方幅，鶴鵝覓食於四枝蘭花之下，絹色泐古，蘭枝矢矯，挺

挺姿麗，有若希臘神廟班而推農之殘柱而遠佈香色者，其自然之雅韻，益為和諧，此粉綠之蕙，苟非

以年久絹舊，必無此奇妙之姿，但章法固是偉大宏壯極矣，此又似以芥子為大千世界者，尤見法力也。此皆為中國美術之精髓，未見於世界任何美術者也，惜今日中國畫家，僅榜筆墨氣韻，復不知氣韻果為何物，傷矣！」

徐悲鴻給小孩的信，是一月四日，乘荷蘭輪直駛星洲前發的短簡，全文如下：

「伯陽麗麗兩愛兒同鑒：我因為要盡到我個人對於國家的義務，所以想去南洋賣畫，捐與國家，行未到半路（香港），便遭封鎖，幸能安全出國，但因未曾領得護照，又多耽擱了近兩個月，非常心焦，亦無別法可行。茲已定今夜（二月四日）乘荷蘭船（Batavia）赴新加坡，在路上有四日，如能一切順利，二月中定能返到重慶，國難日亟，要曉得刻苦用功。汝等外祖父母親想安好，我雖在外，工作不懈，身體不好亦不壞，可勿念。你二人須用功算學及體操，舊郵六張兩人分之，外祖父前代我請安，母親代我問安。」

畫展捐獻閃電訂婚

徐悲鴻在新加坡的畫展，相當成功，新加坡總督夫婦都親臨參觀，跟徐悲鴻合照了一張相片，登在報上。他把售畫所得，匯回國內，捐給政

府。

畫展結束，徐悲鴻獨往檳榔嶼各地旅行、寫生，因此認識了一個華僑少女，並且閃電訂婚。因為徐悲鴻在新加坡，是住黃曼士先生的家裏。徐將「未婚妻」帶到黃家，引起黃曼士夫婦的敬

敬

敬

敬

敬

敬

敬

敬

敬

敬

敬

詞。黃曼士把少女支開，問徐悲鴻：

「你這是幹麼？」

「人體需要啊！」徐悲鴻自嘲的說：「沒有人要了，能找個伴真不錯！」

「你光爲了男性的虛榮心，找個少艾？」黃曼士又問：「我想犯不着！」

徐悲鴻有點難爲情的說：

「我還沒老，也會餓的。」

「這樣吧，把她交給內子處理，你不是二月就要回國？回家就好辦了。」

黃曼士夫人，送了那位少女一點錢，叫她先回家，伴稱徐悲鴻回到國內，再安排娶嫁的事。徐悲鴻也沒有堅持自己的主張。就此不了了之。

徐悲鴻在新加坡婚沒有結成婚，也沒有回國，往後的情形，蔣碧微曾經記述說：

「他在給孩子的信上，說是二月中定能返回重慶，然而他這次飄然去國，往返於印度星洲之間，前後歷時達三年之久。二十八年八月底，又接到了他寫給麗麗的一封信。

「麗麗愛兒：你的信甚好，但是你又留級，我能常常看見你在小學裏，原也不錯，但要你不向上長高纔好，否則一個大孩子，

戀戀在小學裏，會令人看輕。從此以後，除非因生病，或特別情形，不准再留級，否則你便無權利受高等教育了！

「你做的手工甚有趣，我謝謝你這可愛的禮物，我現在沒有什麼賞給你玩，但你能好好用功，你將來玩的東西，一定很多。

「我常常想到你小時候的哭聲，姆媽嘆

——，那時候實在討厭，誰想你那種哭聲，令我感到無限的傷逝情緒。

「國家大難臨頭之際，各人須盡其可能盡的任務，事變之後，我們不見得會比人家更不幸福的。」

父字

八月廿五世界大戰前。」「二十八年八月，有一天我從北碚進城到曾家岩，去看呂斯百先生。呂先生剛剛接到徐先生的來信，拿給我，我一看原來是徐先生轉寄來孫韻君的一封信，信中有幾句重要的話，大意是說：

「我後悔當日因爲父母的反對，沒有勇氣和你結婚，但我相信今生今世總會再看到我的悲鴻。」然後徐先生在信末批上了三句：

「我不相信她是假的，但也不信她是真心，總之我已作書絕之。」

「我看完信如墜五里霧中，心裏十分納悶，我問呂先生說：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他爲什麼要把孫韻君寫給他的信，轉寄給你？」

「這你還不懂嗎？」呂先生聳肩笑笑說：「他還不是想要我拿給你看看。」

「當時我非常感慨，我很坦白的告訴呂先生說：

「我這個人大概是有點特別，在我看來，像徐先生這種行爲，是最不可原諒而且最不道德的。徐先生如果不再愛孫韻君，他盡管把她的信退回或燒掉，決不可以將這種信寄給任何人去看。他不要以爲我看到他侮辱

了我的情敵，便會覺得高興。他應該知道：我不是這樣的人，相反的，我將更看輕他！」

「與此同時，母親從上海寫信告訴我，她說她接到悲鴻的信，埋怨我脾氣太大，分開了那麼多年，他也想到我的好處。他並且在信上說，他願意將孫韻君送給他的紅豆，由他鑲成了金戒的，轉贈給我，表示他和孫韻君的決絕。

「我捧讀母親的信，到最後一段，心裏真有啼笑皆非的感覺：徐先生想把紅豆戒指送給我，難道他要我戴着這只戒指，一天到晚紀念着他們的戀愛？」

「一日，和梁實秋先生閒談，談起了這件事，我還開玩笑的說：『假如徐先生真把這枚戒指送給了我，我把紅豆挖下來送給你，金子換錢用。』當然以後徐先生並沒有真的把戒指送我，而且，三年後他從南洋回國，大家也都不曾見他再戴過。

遠遊印度婉謝赴美

「徐先生在民國二十八年遠赴印度，開畫展，並爲印度詩翁泰戈爾畫了一幅素描，其後又於廿九年仍回新加坡。

「我和徐先生自民國二十五年，他離開南京到廣西去的時候起，除了民國二十七年暑假他去桂林留了一封信給我以外，無論他到那裏，我們從來沒有通過信。但在卅年六月，我突然接到徐先生一封航信，情詞懇切，令我爲之愕然，原信如下：

「碧鑒：三年以來，汝率兩兒在轟炸之

中，堅苦支持，雖增強了汝之志氣，却愈刺激我之悲痛。而此兩孩曾亘一年無一書，想起終日遭受空襲之煩悶，無論如何，遠方之人毫無恐怖，便不當以大較悠閒之心情，以責備掙扎者之任何一切，逝者如斯，言之惆悵！吾今特致慰於汝，並告汝一重要之事，林語堂兄來函，美國援華聯合會邀吾赴美，舉行中國現代第一流畫展。我之川資由各方友人相助，至美後便無問題，汝倘鑷棄前嫌，我竭誠邀汝同行相助，所悲兩孩皆在成長之時，攜之同行，力所不能，必須託一好友。我此時想起楊德純先生（廬山會過），或吳蘊瑞先生（楊先生住彈子石羣力工廠，交情够得上），我希望在八月二十日可以起程，汝如同意，須在得書後三日之內（七月二十以前），給我如下一電：Oni, Japeon Chinese Consulate, Kuala Lumpur, malaya Pilevi（譯文爲，徐悲鴻、中國領事館、路名、馬來亞、碧微）；便即於八月十五以前乘飛機至港，在中華書局可詢得我住址也。吾今假定汝能同行者，進行護照等事（我自己有護照），美國簽證頗難，但似乎可設法，如有其他一切困難，可往見李陶先生，並託黃君壁先生代辦一事，及徵求呂鳳子先生精作數件。祝汝安善，老文前請安，兩孩並此吻之。悲鴻六月廿五日金馬崙山中。」

「我讀完了信，覺得他的要求我實在無法照辦，雖然他用了『竭誠邀汝同行相助』的字樣，但我也祇好婉言謝絕，我立刻回了他

這樣一封信：

「悲鴻先生大師道席：辱承 惠書，荷蒙邀赴新大陸觀光，盛意隆情，良可感激。然微所以不敢奉 命者，誠因福薄之人，既遭擯棄於前，無論處境如何，難再妄存榮華富貴之想，抑且老父子女，咸賴侍養，責任所在，固亦不容輕離也。日昨奉書後，本欲先行電覆，孰意問詢之下，一電十字，須耗百金，在此米珠薪桂之秋，百金本不足言數，無奈在窮人視之，此區區者已足影響生計，故不得已，祇有作罷矣，兩兒已漸長成，年來頗少疾病，麗麗下年亦將入中學肄業，此二人者倘有日成立，則微畢生之責已盡，他無所望矣。此覆

蔣碧微拜啓

徐悲鴻懇邀蔣碧微同往美國，被蔣婉拒，一年後，亦即三十一年六月，徐悲鴻離開形勢危急的新加坡，回到祖國重慶。

老岳母勸言歸於好

蔣碧微的母親住在上海，先前接到徐悲鴻的信，看徐頗有悔愧之意，並有重修舊好的意思，曾經寫信勸蔣碧微捐棄前嫌，應以兒女爲重。現在又聽說徐悲鴻回來，馬上寫了一封信給徐悲鴻，力勸言歸於好：

「鴻甥：聞汝回渝欣慰無可言喻，多年來余因汝等之分飛，日夜憂傷管念此身老去萬事皆空，獨不獲見汝等之言歸於好，則將引爲畢生遺憾，永難瞑目也。適以孑身留滬維

持不易不得已另覓枝棲經過情形已詳至梅笙信中不贅。離滬之前曾晤亞塵藉悉吾甥于此板蕩之秋，頻年辛苦所以報效國家者，藝壇除張君書圻外無第二人，載譽歸來爲之婦者即此似亦可捐棄宿嫌，從前恩怨勿以榮懷矣，情好如初，堅貞彌久，跛子望之，不盡縷縷即頌健勝

碧兒均此 兩甥咸吉

清波

永難忘懷徐悲鴻片面刊登啓事，脫離「同居」關係的蔣碧微，此時突然下帖子請徐悲鴻便餐，他們的感情有可能回轉重聚嗎？蔣碧微爲什麼要見徐悲鴻？

對蔣碧微「不可一日無你」的張道藩，妻子素珊已知道他的隱秘，他仍舊對蔣碧微說：除我對素珊的責任而外，我決不再愛任何異性，以表我永遠保留着我對妳的純潔之愛。那麼，素珊怎麼說呢？

徐悲鴻心懷蔣碧微，不忘孫韻君，記掛着檳榔嶼的華僑少女，後來，又想要個唱地方戲的女子冬渡蘭，最後，又來了一個廖靜文，這到底是怎麼樣的變化？

（未完待續）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
本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
○，即可收到書刊。